



WANG LINGBO & YINLI GUO HEIQUO



冯唐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陈小丽 苏少波（特约）

特约编辑：雷一同

封面设计：余一梅

TEL: 13661508711

ISBN 978-7-5366-9145-2



9 787536 691452 >

定价：23.80元

目 录

第一章 北京燕雀楼 大酒 003

二十四瓶一箱的十一度清爽燕京啤酒，一块五一瓶，不收冰镇费，全东单王府井，就这儿最便宜了。

第二章 七年之后 丹参

第三章 北方饭店 菜刀

第四章 军训时的第一眼 040

我第一眼看到小红的时候，他和其他所有女生一样，早饭吃两个大馒头，穿值金塑料扣子的绿军装，遮住全部身材……

第五章 B大游泳池 烧红成肉

第六章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

第七章 保卫祖国 八次列车

第八章 无性之爱 夏利车 090

我坐在夏利里，坐在小红左边，我了解了，为什么国民党认为，美人也是一种酷刑。

第九章 石决明 汀舞厅

第十章 翠鱼水煮 七种液体

第十一章 妖刀定式 素女七式 119

妖刀被班主任请回母校作演讲，介绍学习经验和人生体验，台下一千多个男生，八九百副眼镜，一万多颗青春痘，妖刀平视远方——

第十二章 麦当劳 命令与征服

第十三章 宁世从商 海南凤凰饭

第十四章 王七雄 牛角面包

第十五章 韩国烧酒 乳房自查 167

我说：“现在死和过五十年再死，有什么本质区别吗？我理解你的感觉。”

第十六章 玻璃烧杯 仙人骑鸡

第十七章 三大酷刑 七个固体

第十八章 汉显呼机 可乐罐测试 202

“读完《不是我，是风》」豁然神伤。你还想写小说吗？你曾是在《收获》发表个小说，我就不再得患失，在剩余的生命里死心塌地给你洗衣煮饭。”

第十九章 三日 十四夜

第二十章 北京小长城 大酒 222

刺给我半箱康师傅，一打红皮鸡蛋，两个涮羊肉，一打蒜蓉，十瓶红绿小二瓶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 北京/冯唐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5366-9145-2

I. 北… II. 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57092号

北京, 北京 BEIJING, BEIJING

冯 唐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陈小雨 苏少波 (特约)
特约编辑: 雷 同
装帧设计: 余一梅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

开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张: 7.5 插页: 4 字数: 150千字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册
ISBN 978-7-5366-9145-2
定价: 23.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燕雀楼 大酒

二十四瓶一箱的十一度酒类
燕京啤酒，
一缺五一瓶，
不收半招费，
全单主府并，
就这儿最便宜了

1994年北京的一个夏夜，我说：“我要做个小说家，我欠老天十个长篇小说，长生不老的长篇小说。佛祖说见佛杀佛见祖曰祖，我在小说里胡说八道，无法无天。我要娶个最心坎的姑娘，她奶大腰窄嘴小，她喜欢我拉着她的手，听我胡说八道，无法无天。我定了我要做的，我定了我要睡的，我就是个中年人，我就是国家的栋梁了。”

我肚子上的啤酒顶到嗓子眼儿，在嗓子眼儿上下起伏，摩擦会厌软骨，它们带

着胃酸的味道，它们大声叫嚷着，你丫不要再喝了，再喝我们他妈的就都喷出来了。在啤酒造成的腹压下，我不能再喝了。根据今晚的酒局规则，我有权选择不喝酒，选择说一句真心话，一句和老妈都不会轻易说的真心话，代替一杯啤酒。

手腕用力一扭动，放倒在柏油路上的空啤酒瓶陀螺一样旋转，和路上的小石子摩擦，发出嘎嘎的声音。啤酒被死死冻过，刚穿过喉咙的时候还有冰碴，轻轻划过食管。喝的过程中，酒瓶子外面挂了细密的水珠，纸质商标泡软了，粘贴不牢的边角翻卷起来。随着酒瓶的旋转，摩擦地面，变得面目不清。十几圈之后，酒瓶慢慢停下，瓶口黑洞洞地指着。妈的，又是我输了。开始的时候口渴，拼得太猛，我已经喝得有些高了，不知道今晚的酒局还有多么漫长，说句真话吧，能躲掉一杯是一杯。

二十四瓶一箱的十一度清爽燕京啤酒，一块五一瓶，不收冰镇费，全东单王府井，就这儿最便宜了。要再便宜，得坐公共汽车北上四站路北新桥。那儿有些破旧热闹的小馆子，燕京啤酒一块三，可是菜实在太差，厕所就在隔壁，京酱肉丝和屎尿的味道一起呛腌鼻毛。现在第二箱燕京啤酒开始。

春末夏初，晚上十二点过一刻，夜淡如燕京清爽啤酒，东单大街靠北，灯市口附近的“梦幻几何”“凯瑟王”“太阳城”等几个夜总会生意正旺，门口附近的小姐们，细白大腿穿了黑色尼龙网眼丝袜，发出闪亮的鳞光，在昏暗的街道里鱼一样游来游去，如同小孩子手上拎着的罩纱灯笼，细白大腿就是摇曳的蜡烛。东单大街上，除了这几家夜店，还有个别几家服装专卖店依稀透出灯光，基本上暗了。

燕雀楼门口的行人便道上，支出来四张桌子。我，小白痴顾明，和小黄笑话辛夷，三个人坐在最靠马路的一张。桌子上的菜盘子已经

狼藉一片，胡乱屎黄着，堆在菜盘子上的是一盆五香煮小田螺和一盘五香煮花生，堆在菜盘子周围的是五香煮小田螺和五香煮花生的壳儿，胡乱屎黑着。小田螺和花生都是时令新收，小田螺是带着土腥的肉味儿，花生是带着土腥的草味儿。如果盆里还有田螺和花生，杯子里还有酒，我的手就禁不住伸出去不停地剥来吃，勉强分出来田螺壳儿和田螺肉，已经分不出田螺肉足和不能吃的田螺内脏。田螺内脏吃到嘴里，不是肉味，不是土味，全是腥味。

桌子原本是张方桌，折叠镀铬钢管腿，聚合板的桌板贴了人工合成的木纹贴面，湖水波纹一样荡漾。粘合胶的力量有限，吃饭的人手欠，老抠，靠边的地方都翘了起来，露出下面的聚合板。桌面上盖了张塑料薄膜的一次性桌布，轻薄软塌，风起的时候随风飘摇，没风的时候耷拉下来，糊在吃饭人的腿上，糊塌了腿毛，糊出黏汗，间或引导桌面上漫无目的晃悠的菜汤汁水，点点滴滴，流淌到裤裆上，油腻黏滑，即使以后裤子洗干净，还有印子。酒菜瓶盘多了，花生壳螺壳多了，放不下，又没人收拾，将方桌四边藏着的板子掰起来，就成了圆桌，立刻多了三分之一的地方，酒瓶继续堆上来。

辛黄说，厚朴所有的浅色裤子，靠近裤裆的地方都是这个样子，点点滴滴，带着洗不掉的印子，日本地图似的，一定是自摸过度，而且最后一瞬间抽搐的时候手脚笨拙，留下洗不掉的痕迹。我说，辛黄，你丫变态啊，看人那个地方，看的还是个男人，那个男人还是厚朴。

凳子是硬塑料的方凳，白色，四脚叉开，没有靠背。开始，我们还能撇着屁股，弓着腰，在喝之前热烈地碰一下瓶子，一箱二十四瓶之后，我们三个各自给后背找了个靠头儿，两腿叉开，上身倾斜，让膀胱和肾的物理压力最小。

小白痴顾明背靠一根水泥电线杆子，头皮顶上的电线杆子贴着张

老军医的小广告：中医古法家传汤药西医特效注射剂治疗尿道炎阴道炎淋病梅毒尖锐湿疣单纯疱疹。专治软而不挺挺而不坚坚而不久久而不射射而不中。纸质轻薄，半透明红黑两色印刷。

小白痴顾明是从美国来的留学生，到北京时间不长。穿着还是在美国时的习惯，天气刚暖和一点，老早就换上了大裤衩子和圆领衫。厚棉袜子和耐克篮球鞋，袜子和裤头之间露出一截包括膝盖的大腿和小腿，腿上间或有些毛，外侧浓密，内侧稀疏，一两个厘米长短，不规律地排列着。小白痴顾明的小平头挡住了老军医的联系电话，惨白的路灯下，老军医广告的血红宋体字和小白痴顾明绯红的脸蛋一样鲜艳明丽。

小黄笑话辛蕤背靠一棵国槐树，我也背靠一棵国槐树，槐花开得正旺，没喝酒前，满鼻子的槐花味儿，有点像茉莉有点像野草。背宽肉厚的小黄笑话辛蕤每次狂笑，肩膀扭动，开老的槐花，长旧了的槐树叶子，细枝儿上堆高了的鸟屎虫粪就簌簌摇落。小黄笑话辛蕤慌忙扑打他的衣服，五指做梳子，梳理他三七斤的分头，像刚走出迎新彩车被撒了一身杂碎彩纸人工雪花的新郎。

我靠的槐树干上，红粉笔写了两竖排十二个字：王小燕王八蛋，王小雀王九蛋。笔法幼嫩稚拙。刀子用力划了第一个“王”字的三横，妄图刻进树皮，估计刻了一阵，膀子累了，罢手。王小燕是燕雀楼老板娘的大女儿，王小雀是燕雀楼老板娘的小女儿，眼睛同样都是大大的，双眼皮，腰肌发达，小腿肚肠肌茁壮，一副有担当的样子。

我想象中，看见从红星胡同，外文部街、东堂子胡同，或是新开胡同，晚上十一二点钟，飞快跑出来三两个十来岁的半大小子，正是猫狗都嫌的年纪，一边想着两个小王姑娘的大眼睛和衣服里面的样子，一边在树干上描画两个小王姑娘的名字。为了表示自己心无杂念

的立场，名字下面又充满热情地描画犀鸟的字眼。在对第一个字尝试用刀子之后，感到既费力又不能彰显事功，于是望手，上下左右打量自己的作品。“王小菲王八蛋，王小雀王九蛋”，朗读数遍，觉得形式整齐，韵律优美，进而想象两个小王姑娘看到这些字迹时因恼怒而瞪圆的眼睛以及衣服里上下起伏的胸脯，心中欢喜不尽，作鸟兽散，回家睡觉。

十二瓶燕京啤酒之前，我们玩“棒子”“老虎”“鸡”“虫子”，两个人两根筷子敲两下碗，喊两声“棒子，棒子”，然后第三声喊出自己的选择：棒子，老虎，鸡，或是虫子。规则是：棒子打老虎，老虎吃鸡，鸡啄虫子，虫子啃棒子，一个克一个，形成循环。白色的一次性塑料杯子，一瓶啤酒倒六杯，输了的人喝一杯，转而继续和第三个人斗酒，赢了的人轮空观战，指导原则是痛打落水狗，让不清醒的人更不清醒。

十二瓶之后，老板娘肥腰一转，我们还没看明白，就把粗质青花瓷碗和结实的硬木黑漆筷子从我们面前都收走了，“怕碎了啊，伤着你们小爷儿们，即使你们是学医的，仁和医院就在旁边，也不能随便见血啊，您说是吧？”换上白色的一次性塑料碗和一劈两半的一次性软木筷子，敲不出声响。“您有没有一次性桌子啊？”小黄笑话辛黄看着老板娘光洁的大脑门，一丝不乱梳向脑后的头发以及脑后油黑的头发髻儿，眼睛直直硬硬地问。我看见老板娘脑门上面的头发结成了辮儿，十几丝头发粘拢成一条，在路灯下油乎乎发亮，头发顶上一个小光圈，然后暗一圈。然后在耳朵附近的发际边缘又出现一个大些的光圈。我闻见老板娘油黑的头发髻儿，发出沉腻的头发味儿，带着土腥。好几天没洗了吧，我想。

“一次性杯子，一次性碗，一次性筷子，一次性桌布，一次性啤

酒和啤酒瓶子，一次性花生，一次性田螺，一次性桌子，一次性避孕套，一次性内裤，我们人要是一次性的有多好啊！一次性胳膊，一次性腿，喝多了就收拾出去，再来一次。”小白痴顾明还在学习汉语，遇上一个新词汇，不自觉地重复好些次，喝酒之后更是如此。小白痴顾明最喜欢中文里的排比句，他说英文无论如何做不到那种形式美。

十二瓶之后，我们不能发出敲碗的声音，我们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改玩“傻逼，牛逼，你是，我是”。喊完“一，二”之后，玩的两个人从“傻逼，牛逼，你是，我是”中挑一个词汇喊出来。如果凑成“你是傻逼”，“你是牛逼”，或是“我是傻逼”，“我是牛逼”，傻逼就喝酒，牛逼的就让对方喝酒。

酒过了一箱二十四瓶，槐树花的味道闻不到了，小白痴顾明眼睛里细细的血丝，从瞳孔铺向内侧的眼角，他直直地看着燕京啤酒瓶子上的商标，说：“燕京啤酒北京啤酒天津啤酒上海啤酒广州啤酒武汉啤酒深圳啤酒香港啤酒哈尔滨啤酒乌鲁木齐啤酒旧金山啤酒亚特兰大啤酒纽约啤酒波士顿啤酒，我媽的和我爸的住在波士顿，我原来也住波士顿。”

小黄笑话辛黄先恼了王小燕。王小燕给辛黄拿餐巾纸的时候，小黄笑话辛黄说：“老板娘，谢谢你，我还要牙签。”王小燕恶狠狠看了辛黄一眼，厌恶地拧身进屋。辛黄后来又恼了老板娘，老板娘给他牙签的时候，辛黄拉着老板娘的手说：“小燕，谢谢你，牙签好啊，牙签有用，能剔牙，也能挑出田螺的胴体。”顾明确指出来，辛黄认错人了，辛黄思考了一下，说：“我总结出一条人生的道理，以后我见到所有女的，都叫小燕，我就不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小黄笑话辛黄在之后的岁月里，总是一次又一次让我惊诧于他头脑的剽悍，在任何时候，都不停止思考，包括大酒之后，点炮之

后，死了爹之后，他严格按照爱因斯坦的《科学思考方法论》，收集信息，总结，比较，权衡，分析，归纳，提升，思考之后，不断告诉我各种人生的道理。佛祖当初和小黄笑话辛莪一样，越想越不明白为什么众生皆苦，也就是说在任何状态下，人都有不满，在这个意义上，婊子和烈女，国王和乞丐，没有区别。佛祖终于有一天烦了，一屁股坐在菩提树下，耍赖说，想不明白，我他妈的就不起来了。对于结果，正史的纪录是，佛祖顿悟成佛。小黄笑话辛莪说，双脚跏坐，双脚心向上，时间长了，气血阻滞，膀胱充盈，精囊腺充盈，丫实在坐不住了，起来了，满地找厕所找黄色按摩房，然后冒充明白。我没买过任何励志书籍，辛莪睡在我下铺，他总结的人生道理比那些书本更加真切，比《论语》还实际，比《曾文正公嘉言钞》还唠叨，比《致加西亚的信》还朴实。这世界上存在一些捷径，我偏惰，嗜赌，永远喜欢这些捷径。我想过，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吃喝嫖赌，心中的邪念像雍和宫檀木大佛前的香火一样常年缭绕，做恶事的时候，良心的湖水从来波澜不惊。我当时想，如果有一天，我傻了，脑积水什么的，我继续走捷径，我先听录音机，自学《英语九百句》。然后，我把小黄笑话辛莪请来，关掉录音机，打开辛莪，教我人生的道理。会了《英语九百句》和人生的道理，我傻了也不怕了，我可以去外企当白领。我问辛莪，我傻了之后，能不能来教我人生的道理，就像我脑子硬盘坏了，帮我重新格式化脑子，重装操作系统。辛莪说，当然，你傻了是报应啊，我一定来，我立马儿来，我大拇指六厘米，我食指七厘米，我手掌八厘米，我一掌撑开二十厘米，我量量你的鼻涕有多长，我带着二百五十毫升的烧杯来，我量量你的口水有多丰沛。

在宿舍里，我和小黄笑话辛莪多少次一起面朝窗外长谈，辛莪抽金桥香烟，我用五百毫升的大搪瓷缸子喝京华牌的劣质茉莉花茶。我

们一起深沉地望着窗外，窗子左边是厕所，右边是另外一间宿舍。西边落日下，紫禁城太和殿的金琉璃顶在尘土笼罩下发出橙色的虚幻的光芒。辛萸每次和我长谈一次，心理上，我就老了一岁，心脏的负担多了十斤，江湖更加复杂和险恶了，自己肩上的任务更重了。我看到金琉璃顶的四周鬼火闪动，如虬龙缭绕，我隐约中同意辛萸的说法，认为这金琉璃顶下发生的故事，或许和我们有关，志存高远，我们也能插上一腿。

辛萸唯一的一次反叛是在考完《神经内科学》之后，他告诉我他要颠倒乾坤，停止思考。如同老头老太为了身体健康，偶尔用屈腿看路，肚脐眼看姑娘，脚跟当脚趾，倒着走路一样，他为了大脑的长久健康，他要颠倒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我主张脚丫子指挥大脑，我主张屈腿指挥大脑。答不出来考卷，就宣布出题的老师是傻逼，考试作废，这样我就牛逼了，我就混出来了。”我还以为他会暂时忘掉交了六年的强悍女朋友，怀揣前两个礼拜当家教挣来的六十块人民币，马上跑下五楼，敲五一三房间的門，约他惦记了很久的小师妹赵小春上街去吃冰激凌。东单往北，过了灯市口，街东，有家水果味儿的冰激凌店，不含奶油，不肥人，自己说来自意大利，原料天天空运。

五一三房的那个小师妹赵小春黑色短发，在杭州出生和发育，笑起来香白如和路雪，话不多如晏殊小词。会照顾自己，每天五点去七楼上晚自习，拎一大壶开水泡枸杞西洋参喝，每月倒霉的时候到红星胡同的自由市场买走地吃小虫长大的乌鸡，和巨大的红枣以及党参一起慢火炖了。快开锅的时候加冰糖。

最后，那一晚，我看到的，辛萸只有在尿尿盈体的时候，提着裤裆，脚丫子带领大脑，去了趟隔壁厕所，任何暧昧出格的行为也没有。

我脚下的马路很滑腻，隔不远是个更加滑腻的下水道铁盖，天长日久，好些人喝多了，吐在这附近，比东单三条九号院的解剖室还滑腻。我不想吐，五香的田螺和花生，吐出来就是同一个酸味了。我赢了一把，我喊“牛逼”，辛菱喊“你是”。我听见我的肾尖声呼喊，我看着辛菱喝完一杯，说：“我去走肾，你们俩继续。小白，灌倒辛菱。”

经过一个临街的小卖部，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谢顶，大黑眼镜，眼睛不看大街，看店里的一个黑白电视，电视里在播一个台湾爱情连续剧，女孩梳了两个辫子，对个白面黑分头说：“带我走吧，无论天涯海角，无论天荒地老。没有你，没有你的爱，没有你在周围，我不能呼吸，不能活，不能够。”那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一点也没笑，咽了口唾沫，眼睛放出光芒，眼角有泪光闪烁。

胡同里的公共厕所距燕雀楼二十五步，东堂子胡同口南侧，过了小白碗胡同靠着的路灯的映照范围，还有十几步，我凭着我残存的嗅觉，不用灯光，闭着眼睛也能摸到。

屎尿比槐花更真实，

花瓣更多。

槐花在大地上面，

屎尿在大地下面。

啤酒酿出屎尿，

屎尿酿出槐花。

我想出一首诗，默念几遍，记住了，再往前走。地面变得非常柔软，好像积了一寸厚的槐花，我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踩上去，地面上铺的槐花海绵一样陷下去，吱吱吱响，脚抬起来，地面再慢慢弹回

来，仿佛走在月球上。这时候，我抬头透过槐树的枝叶看到的，天上亮亮的圆片是地球。

厕所里，一盏还没有月亮明亮的灯泡挺立中间，照耀男女两个部分，灯泡上满是尘土和细碎的蜘蛛网。

我的小便真雄壮啊，我完整地哼了几首当下流行的歌曲，尿柱的力道没有丝毫减弱，砸在水泥池子上，喀嗒作响，溅起大大小小的泡沫，旋转着向四周荡开，逐渐破裂，发出细碎的声音，仿佛啤酒高高地倒进杯子，沫子忽地涌出来。小便池成L型，趁着尿柱强劲，我用尿柱在面对的水泥墙上画了一个猫脸，开始有鼻子有眼儿有胡须，很像，构成线条的尿液下流，很快就没了样子。

我不是徐悲鸿，不会画美人，不会画奔马，我就会画猫脸。我曾经养过一只猫，公的，多年前五月闹猫的时候，被我爸从三楼窗户扔出去了，猫有九条命，它没死，但是瘸了，再拿耗子的时候，一足窝地，其他三足狂奔，眼睛比原来四条腿都好的时候更大。我和我妈说，我将来有力气了，把我爸从三楼的窗户扔出去，我想象他飞出窗户的样子，他不会在空中翻跟头，手掌上和脚掌上也没有猫一样的肉垫子，手臂和身体之间也没有翅膀一样的肉膜，我看他有几条命。我跑到灯市口的中国书店，买了一本《怎样画猫》的旧书，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三毛八分钱，买了根小号狼毫和一瓶一得阁的墨汁，学了很久，什么飞白、皴染，都会了。

我发现，小便池里躺着一个挺长的烟屁，几乎是半支香烟，灯泡光下依稀辨认出是大前门，过滤嘴是深黄色，浸了尿液的烟卷是浅尿黄色，朝上的一面还没沾尿液的是白色。我用尿柱很轻松地把所有的白色都变成了尿黄色，然后着力于过滤嘴部位，推动整个烟屁，足足走了两尺，一直逼到L型小便池拐角的地漏处。我这时候感到尿

柱的力量减弱，最后提起一口气，咬后槽牙，上半身一阵颤抖，尿柱瞬间变得粗壮，烟屁被彻底冲下了地漏，冲出我的视野，我喊了一声：“我牛逼！”

我收拾旌档的时候，发现小便池墙头上，一排大字：“燕雀楼，干煸大肠，干她老娘，大声叫床。”字体端庄，形式整齐，韵律优美，和槐树树干上骂小燕姑娘的文字笔迹不同。可能是成年食客干的，我想。

我回来，小白箱顾明和小黄笑话辛冀还没有分出胜负，他们脑子已经不转了，“傻逼，牛逼，你是，我是”的酒令不能用了，他俩每次都同时叫喊，每次叫的都是一样的两个字：傻逼。在寂静的街道上，声音大得出奇，仿佛两帮小混混集体斗殴前的语言热身。即使警察自己不来，睡在临街的老头老太太也要打110报警了。新的一箱酒已经没了一半，辛冀提议转空酒瓶子，他挑了一个深褐色的空瓶子。“这是酒头，其他瓶子是绿的，酒头是褐色的。”

我负责转那个空啤酒瓶子，古怪的是，我转了五次，换了不同的姿势、角度、力量，没用，每次都是我输，瓶口黑洞洞地指向我。我几乎比他俩多喝了一瓶，不能再喝了，我决定招了，真情表白。

听完我的告白，辛冀放下酒瓶子，两眼放光：“你真想好了？做小说家比做医生更适合你吗？收入更多吗？我听说写小说投到《十月》和《收获》，稿费才一千字三十块，每天二千字，一天才挣六十块钱。你一年到头不可能都写吧，如果你的写作率是百分之七十，算下来，你一个月挣不到一千三百块，比当医生还差啊，比当医药代表差更多了。而且文学青年这么多，听说比医生还多，买得起圆珠笔和白纸的人，不安于现状，想出人头地，只能热爱数学和文学，但是傻逼总比聪明人多多了，所以文学青年比数学青年多多了。这么多